

全州崔氏族譜重刊序

世之修譜者每患著世德而鋪叙不實按系籍而考據不精不精則失之於
穀不實則失之於侈若是者曷足以觀之哉譜吾氏者自 英廟癸亥一周
爲期而或爲同譜或爲派譜皆以精實爲世守之法自吾 文成公一傳而
分四派派愈遠而支愈蕃此吾族姓之多也世德不可不紀子姓不可不載
此譜之所由作也雖然譜者非惟敘其族所以敬其宗非惟敬其宗所以重
其祖修一譜而重祖敬宗叙族三者之義寓焉顧不重且大歟使稽考之際
用意不精記載之間處心不實則不足爲傳信之筆反爲名家之累可不懼
哉程子曰收宗族厚風俗不忘本明譜系夫不忘本孝也收宗族敬也古人
之保宗宜族垂百世而可法者用此道也然則今吾之修譜也先以孝敬爲
主而闡發先蹟必思繼述之道哀輯族氏必致敬謹之意推是心而行之則
庶幾免於向所謂世俗穀侈之譏也而觀吾之譜者亦足以開發孝敬之心
此乃余之所自勉而同吾譜者亦不可不知此義也

歲丙寅仲秋上澣

後孫銓宇謹序

又

夫譜者錄世系之牒也惟吾崔氏以清河望族客於完山以文成公爲始祖而有四男焉曰按廉使大護軍判事中郎將也雲仍蔓延於鄉洛者不億其麗八本朝道學也名節也官啣也往往繼出世稱縉紳簪纓之閥也予嘗閱先輩之修譜則規模之微密昭穆之分明如櫛者之於髮織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則不亂也宏遠之謨敦睦之誼溢於卷上圭復細玩頓覺沉疴之祛體適丁修譜之周甲僉議不一分而成編卽中郎將派譜也豈不淡惜哉雖然疎遠者當敬之母視如塗人又親近者當厚之不擇其賢愚則理一之仁分殊之義并行而不相悖也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遠近諸族不失大和氣者也苟但曰和氣云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來裔故略敘其齒德又別其行列宗支不錯派系昭然於是少長咸集怡悅情話完山花樹自在春風遠邇咸和和亦不流者由其講譜而然也寧不愼乎哉故不可不及期而修正也又曰千百派之分究其本則如木之同根水之同源其在尊先裕後之地敢不敬且重乎不可悠久而忽也余忘拙短

述者不以文以其族爲吾宗者當恕燭而覽焉

記事

後孫秉修謹識

昔者周之无聖命史官掌天下之氏族辨係序而明昭穆使民講信修睦雖百世而勿替此蓋敦本厚俗之大典也自漢以來此法不在於史局而在於民倣太史公之年表而立規例普合宗族而曰族譜我崔之修譜自監察公草譜以後迄今五修矣四卷及十一卷譜二周之大同也而不幸中間分而二之幸於丙申分者復合夏修大同二十四卷譜而今距丙申雖未滿一周以十卷派譜言之則可謂一甲也長仲派適有事不一故不得已派譜修整甚可惜哉嗚呼族之有譜古矣寔所以敦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也今譜於斯者亦知此義各自惕念課忠責孝保族宜家以致仁溪德厚則安知其後來奕發不及於古昔盛時乎宜於花樹盆酒之會交相勉勵然後庶不失古賢明譜之云爾

後孫圭南謹識

跋

夫譜譜氏族族之爲譜其係倫理有四焉究原推本使不忘其所生一也講親修睦使族類別於塗人二也名諱墳壠因以記錄使爲子孫者各伸追遠之情三也祖宗行德具以稱述使后裔有傳守式穀之地四也惟我崔氏以文成公爲鼻祖而三傳至月塘公家聲清儉世德醇謹始仕于我太宗朝迄今十有六世雲仍昌衍冠冕相望至於跨州連省者此豈非遺蔭餘澤之深且遠哉自中葉修譜也其大同則三矣其派之則今再焉去壬戌始議越四年丙寅秋告成非不曰吾宗之幸然有所溪歎者同我宗族未得大同也以俟後日敦宗普合勉之勉之昭昭穆穆雖千派萬流千柯萬葉一其源一其根以永慕先之誠同享垂後之榮而若其蒐輯次序規例瞭然載在何敢容贅

後孫壽洪謹跋

舊譜序 純廟癸亥

全州之崔以高麗侍中文成公爲鼻祖文成有子四人曰按廉使大護軍判事中郎將也郎將十一代孫監察公始草成一卷譜至 英廟癸亥叅攷草譜合成四派之譜其所修刊以周甲爲期再修於 純祖癸亥昨年又是癸亥之三周也按廉護軍兩派徑修於年前判事派議或叅差郎將一派不得已各謀重刊廣加裒輯以活字印出於完山之粉土洞摠十卷郎將後孫根厚元錫基一等跋履數百程徼以一言之惠余經歲抱疴神不俱來且不嫻於文極知不敢當而固辭不獲則起而復之曰未成一統雖若可欠而合而或分夏成會通已有歐陽之論固爲無害而且譜者將以傳於世而徵於後者也以宋朝文明程夫子尚歎其無百年故家畧閱是譜則文成以上玄遠

難考而以後綿歷幾近千祀則其久於傳世可以知也文成公種德積功濬發其源於勝國而至烟村公以德行名節著于史乘益顯於本朝溯其前後嗣承之文章行義磊落相望克趾先烈已詳於舊序不失名家亦留子孫之賢足以徵後矣傳世徵後既若斯則其源深而流美根巨而條達理所然也何待余言之贅哉然更有一轉語奉勉繼自今同譜之人各自勉勵遵先訓叙彝倫篤於保族宜家之道則其所傳徵於來後又豈但爲既往之久遠而已乎崔氏之門迄今維持者皆上世之垂裕也願崔氏一惟法象於上世恒思無忝則謂之善繼述無疑也詩曰毋忝爾祖聿修厥德崔君其以斯歸與諸宗而警之哉

崇禎紀元後五甲子季秋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義禁府事成均館祭酒經進官恩津宋來熙識

舊譜序

英宗癸亥

於虜一人之後分爲千百百世之親莫如同姓而不有譜以記之則亦烏能推本而達支敘倫而惇宗乎哉此先儒所以斤斤於明譜系者也惟我全州

崔氏實爲海東著姓自麗朝大顯達官名儒前後相繼子姓蕃衍殆遍一國而兵燹之餘譜牒無傳玄遠之世胄茫然無所稽布漢之宗黨邈焉不相悉吾宗之所慨然者久矣昔年也洛中宗丈監察世榮氏試手編摩草成一譜未克鋟梓而廣布只爲其巾衍之藏而已昨歲之初扶風同宗倡議修譜發文播告遠邇同聲相應如響春會于靈隱秋會于金山冬會于南高哀收諸宗系單笏搜各派私乘又取京譜來參考互證補漏料謬而勝國之信史我朝之勝覽靡不用攷不住修輯凡三易藁八閱月而始克成編宗支井井而不紊昭穆秩秩而得序內外有分嫡庶乃別庶幾乎作一完書也遂於今歲之端陽就淨水寺付諸剞劂氏隨刊隨印徂秋而成同子用頒于諸宗於虜吾宗中數百年來所未遑者適成於今日事若有待幸孰大焉噫竊譬之今夫水自源而流自流而派派雖百分究其源則一旦也木由根而幹由幹而枝枝雖千別顧其根則同人之有氏族何以異此惟我諸宗綿綿詵詵散居鄉洛者不億其麗而莫非我文成公之後承同是一氣脉也則其追遠之誠敦族之意此固天理人彝之不能已者祇緣親盡而戚單地異而人遐或

至沒一世而不相面是雖勢使之然也亦不能訖其名記其世而知其遠近
疏戚之別惡在其爲一源同根之義而尚可望其展親厚倫之懿也耶譜牒
之不可不修明也亮矣從今吾宗之觀斯譜者儘能詳先系之所自出攷後
屬之所由分知吾身一本之裔而崇其愛敬念同宗百代之誼而篤其親睦
看諸名字辨厥居地則雖易十世隔千里而如同堂一席之上蘇明允所
謂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豈虛語哉而程夫子所謂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
忘者豈在於斯惟我諸宗盍相勉旃抑愚於此又有一說 文成公之上世
載籍無徵莫適所從吾宗之不幸也可勝悼歎夫崔氏之貫以全州者蓋亦
多矣而崔羣玉其後孫善能爲我 文成公之婿則其非一崔也明矣諸舊
本或以崔均下十一世加於 文成公之上而今按麗史忠肅王朝庚申賜
崔龍甲等及第而知貢舉乃崔誠之云誠之卽崔均之六世孫也龍甲卽
文成公之第三子也據此則崔均之非 文成公之先代也亦明矣又有崔
明崔清之崔陟卿而俱無攷據事實則不可爲同宗也至若文貞公宰諸舊
本皆以爲 文成公之仲氏或以爲從昆季而考諸李牧隱所撰墓文則文

貞以上六世世有官爵云 文成公玄孫少尹得之墓文不知誰人所撰而有曰其先世爲司戶云司戶非官職也觀此則文貞 文成似非一派也世榮氏修譜時分而二之者亦不爲無所據矣雖然兩家子孫世世相傳謂之同宗自古及今一不通昏而戊戌年始議修譜也兩家合辭發通者何也愚意古來文字或有不可盡信處而流傳諺說固有太虛謊者恐是本源則同宗屬不異也始旣分譜今難夏合而若復以此相視如路人則夫豈道理之所安乎惟當待之以同姓不墜前人相傳之風庶乎其可矣夫

英廟十九年癸亥秋七月下澣後孫進士八柱拜手謹識

又

竊嘗聞程夫子有言曰宗法廢而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又曰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意至親而恩薄固可謂風俗不厚況爲人而不知來處則是與知父而不知祖者所爭無幾矣豈不大可懼哉此程夫子之所以惓惓明譜系者也惟我東方士大夫家藏譜牒累經兵燹散亡殆盡幸自近世以來從事譜牒者

或多有之獨我宗族散在遠外會合未易嘗欲講明而不得者久矣迺於戊戌年間與文貞公宰子孫同聲發文通告于京外諸宗哀梓其各派家乘所記而其編摩之役則一委於文貞公後孫崔寬令公矣因其出宰又轉及於世榮蓋當初以 先祖文成公誤認爲文貞公長氏將欲合譜而然也世榮替受是役以後合諸譜草而細究之則其諸本不翅十數而皆以 文成文貞爲伯仲則崔純爵之稱以文成上祖固無足怪也甚則至於上自崔均下迄允仲凡十一世序之以崔純爵之先派或以崔明及立枰又加於 文成公之上世蓋其本源之同異世代之先後初不加意而苟有所聞見則輒以爲幸并列而混稱之此豈獨記者之過也實由於譜牒之不明則程夫子之訓於此益可驗矣考之於麗史列傳則崔均及其下之於純爵論其世代亦甚紕繆則何況其祖孫之辨乎至於純爵之於 文成公證之以少尹公墓表則不相矛盾亦明矣文成文貞之兄弟與否又何論哉若其崔明立枰之稱旣無可據明文而少尹公墓表如彼其分曉則其可率意忌附而反爲狄樞密之罪人哉然此事甚重亦不可以一人之謏聞寡識草草斷定以犯不

韙之誅故既以商確於宗黨又復就質於當世賢德之淺於姓氏學者斷自
文成公爲始祖定著的傳之世次而其已上世系則置之於不敢知之域者
固不害爲慎重之道何況黃太史之爲譜也謂七世以上遂不知疑不明而
略而不書則亦豈非後人之所當法者乎既已分譜則固當隨即效愚之不
暇而又有一事亦甚難處何者蓋大護軍龍角稱以改名永濡而既已立僉
於海州又爲和順崔之始祖不但諸宗之所錄如此至若和順譜跋乃故認
齋覲氏之所撰出而其言丁寧反覆至引石溪公命龍而爲證左夫以認齋
之忠信博雅石溪之聰明特達俱非妄言之人則可謂傳之後世而無疑况
兩門諸宗十有餘員昔在戊寅冬約會於湖中東鶴寺相與通譜仍記其事
曰撫古詢今廣輯聞見以至叙昭穆之序講敦睦之義則其所以信而有徵
者亦非向來一二空言之比者乎雖然崔海州之死事在於至正辛卯而著
於鶴巖之墓表大護軍之行遣出於至正丁酉而載於勝國之信史則首尾
七年之間死者復生固無是理况大護軍受珖之日仍揭舊諱而論責者何
也以此觀之自是別人章章矣無奈大護軍責籍或在和順而後來更名又

與崔海州同稱故仍起後生之疑誤以至於此者耶是未可知也然傷巖之碑猶不及其本派世系則欲只據此旁證而直斷其數百年來不敢生疑之地者豈不難哉且元之子孫中宦達相繼必有金石可據之文以此冀幸遲回等待積以歲月則人或不諒而責以怠緩者固有之區區亦恐一朝溘然終負不忘本之託也何幸間者得聞元之子自海果有牲石之文求得於金山而讀之則真是崔海州之子孫而誤屬於大護軍者也其碑文中崔海州父名既稱繼臣則雖在他人亦此以妄認自咎況其爲後孫者乎然猶以過房爲疑者此無他焉承譌已久猝難解惑而然也且有一宗人謂世榮曰自十數世僞舛而未釐者今皆据實而刊明此實吾門之幸矣某也非某之後而尚不見正何也世榮曰此則事面與前有別蓋前則皆有考校之跡故遲以數紀厯得昭釋矣此事其世代未遠爲其子孫者必無難辨之理則雖或不載於上世墓刻爲疑然鑱石之後諸孫之始出者尚多何可以此求疑於無可疑之處乎理既如此又無所據則孰是役者何敢輕議於其間哉又有一說焉問或有庶出之人而諸宗之所記不一遠代之事蹟難的故嫡庶之

界分雖嚴而疑似之間不能自斷姑遵從厚之義明白易辨者外一皆去其
庶字以俟日後之知者惟我同宗其或觀過而恕之否耶自餘諸本又多牴
牾子女之易稱者有之名字之不同者有之此固難於一一往復而攷證故
只據其近宗所錄而爲取舍之大致未知果免大段錯謬乎否噫人家雖有
譜牒而其世系之難明倫序之多誤未有甚於此則實爲吾門之一大不幸而
適得一二攷據文字輒不自揆妄加辨析其餘凡例亦多阻牾恐有疎漏之
失惟願諸宗各隨見聞益加斤正俾得至當之歸尤爲幸甚嗚呼譜已成矣
油然而孝悌之心收族厚俗之義豈但今我諸宗之所同勉也抑祈幸於後來
者蓋亦無窮云爾

崇禎後丙寅正月後孫前行司憲府監察世榮謹識

全州崔氏 族譜卷之一

一世

始祖崔阿

二世

子龍生

三世

子君甫

四世

子澤

五世

子斯泌

六世

子子涇

七世

子水智

高麗文科門
下侍中完山
君諡文成
諸本多以文
成公為文貞
公宰之長氏
以上護軍純
爵為其始祖
在昔戊戌年
間京中諸宗
始議修譜文
貞公後孫寬
掌編摩之任
未及卒業文
成公後孫世
榮繼相其役
乃以少尹公
碣文為證遂
離而二之然
此則誠有可
疑而難斷者
也蓋以文成

文科按廉使
忠定王二年
至正庚寅以
臺諫為慶尚
道按廉使嫉
宦寺恬寵上
國流毒東民
胸其惡以示
國人宦者朱
元之訴于王
以金有謙代
之公遷居泗
川墓泗川豐
井洞坤向云

子田雨
版圖正郎

內侍福昌院
衛典

文科中直大
夫司饌寺正
按曹南漢舊
集斯泌作斯
泌司僕作司
醞誤

一本子作白
進士開寧縣
監文科贈
判事自泗川
移居晉州載
晉陽誌墓固
城西上里古
谷坤向曾孫
應龍撰碣文
夫人晉州鄭
氏神虎衛精
勇敢員吉邦
女生二子墓
大洞村西上
撰碣夫人
事天命女生
一三

子水仁
將仕郎

子水勇

子得涇

子孝虔

永樂甲午文
科永平郡守

子孝良

初起

全州崔氏 族譜卷之一